

适读年龄9~12岁

好孩子◎桂冠国文堂

老舍

儿童文学选粹

LAOSHE

ERTONG WENXUE XUANCUI

老舍◎著



学习出版社

好孩子·桂冠国文堂

老舍

儿童文学选粹

老舍◎著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儿童文学选粹/老舍著;刘向伟,刘倩绘.-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1.12

(好孩子, 桂冠国文堂)

ISBN 978-7-5147-0112-8

I. ①老… II. ①老…②刘…③刘… III. ①儿童文
学-图画故事-中国-当代 IV. ①I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2841号

老舍儿童文学选粹

LAOSHEERTONGWENXUEXUANCUI

策 划: 白银时代

责任编辑: 边 极

特邀编辑: 庞 旻 王晓锐

插 图: 刘向伟 刘 倩

装帧设计: 白银时代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 (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8

版次印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7-0112-8

定 价: 19.8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优秀作家都是为儿童写作的

※ 贺绍俊 ※

这是一套专门为少年儿童精心编辑的丛书，收入丛书的作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璀璨明星。家长们也许要问，这些作家的书不是应该给成人读的吗，为什么要把它当成儿童文学来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位优秀的作家都是为儿童写作的。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就是专门写给少年儿童读的文学作品。儿童既需要物质的营养，也需要精神的营养。有了物质的营养，儿童的身体才能成长发育；有了精神的营养，儿童才会脱去蒙昧，变得成熟起来。但在以往的观念中，儿童文学为了适应儿童阅读，就应该以儿童的口吻去说话，以儿童的思维去思维。那么，什么是儿童的思维呢，说白了就是简单稚气。一般来说，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所以那些专门适应儿童心理特点而写的儿童文学更容易被少年儿童所理解、所接受。但我们就敢断定孩子们只爱读那些容易读懂的儿童文学作品吗？我也曾经是个孩子，我记得自己在孩童期间最感兴趣的图书恰恰是那些给大人们写的小说。我想，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都对成人世界充满着好奇，在好奇中逐步学习到成人世界的知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作家都在为儿童写作。也许我们可以将儿童文学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是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儿童的思维进行写作的，我把这一类的儿童文学比喻为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植物，排除了各种外在的复杂因

素，符合各种科学的数据和条件。还有一类儿童文学就是成人文学中那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我把这一类儿童文学比喻为在大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虽然有着风吹雨打的痕迹，甚至有着虫咬病害的伤疤，但也许这样的植物有着更丰富的营养，具有更加天然的本性。

比方说，鲁迅的作品同样适合孩子阅读，这不仅是指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散文，而且也包括鲁迅的很多杂文如《战士和苍蝇》《无声的中国》《文学和出汗》《未有天才之前》等，想必那些喜欢智慧的小读者们读起来也会爱不释手的。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伟大的思想里也注满了浅显的道理。尽管孩子们在读鲁迅的一些文章时并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文章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也许就是在一种似懂非懂的混沌状态中，孩子们会触摸到鲁迅的伟大之处。从鲁迅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里，孩子们能够学会什么是大爱和大恨，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蠢；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当然，还有老舍的“儿童文学”，还有冰心的“儿童文学”，还有沈从文的“儿童文学”，还有徐志摩的“儿童文学”，等等，等等，让这些文学大师循循引导孩子到深邃的成人精神世界里遨游，这样的遨游一定是孩子们最乐意的，也一定会使孩子们收益良多。

2011年11月

编者说明：因本书读者对象主要为青少年，故将原文中一些不合现代汉语用字规范之处进行了修订。例如：“那末”——那么；“呕”（作象声词）——哦；“作点什么”——做点什么；“的”（在形容词前）——得；“的”（在动词前）——地，等等。特此说明。

目录

老舍

- 马裤先生 / 001
- 八太爷 / 010
- 一些印象（节选） / 023
- 讨论 / 033
- 狗之晨 / 037
- 一天 / 047
- 记懒人 / 055
- 辞工 / 063
- 有声电影 / 067
- 考而不死是为神 / 073
- 取钱 / 076
- 有钱最好 / 082
- 想北平 / 086
- 番表——在火车上 / 091
- 宗月大师 / 097
- 我的母亲 / 102
- “住”的梦 / 110
- 北京的春节 / 114



马裤先生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很和气的。我很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

“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地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有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以免快转又吓个跟头。转好了身，腿刚准备好快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



上。刚坐下，“茶房！”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磕膝，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地一下又纵回去了。然后，“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

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哦？”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这回该轮着我了，“哦？”我心里说，“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个扁皮夹。

“哦？”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我决定了。下次旅行一定带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谁受得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风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

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

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坊，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上面的雷声响亮。

“这不是两壶？”茶房指着小桌说。

“上边另要一壶！”

“好吧！”茶房退出

去。

“茶房！”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茶房！”



我直怕茶房的眉毛脱净！

“拿毯子，拿枕头，拿手巾把，拿——”似乎没想起拿什么好。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一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像永远不再想回来。

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儿。可是匀调而且是继续努力，有时呼声稍低一点儿，用咬牙来补上。

“开水，先生！”

“茶房！”

“就在这儿；开水！”

“拿手纸！”

“厕所里有。”

“茶房！厕所在哪边？”

“哪边都有。”

“茶房！”

“回头见。”

“茶房！茶房！！茶房！！！”

没有应声。

“呼——呼呼——呼”又睡了。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马裤先生醒了，对着壶嘴喝了一口气水。又在我头上击打靴底。穿上靴子，出溜下来，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门前经过。

“拿毯子！”

“毯子就来。”

马裤先生走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



没买；看看脚行的号衣，更没作用。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地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孔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睡不着是当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对“避呼耳套”当然不能睡着。可怜的是别屋的人，他们并没预备来熬夜，可是在这种带钩的呼声下，还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车在此处停半点钟，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八太爷

王二铁只念过几天私塾，斗大的字大概认识几个。他对笔墨书本全无半点好感，却喜的是踢球打拐，养鸟放风筝。他特别不喜爱书本。给他代替书本的是野台戏评书，和乡里的小曲与传说——他从这里受到教育。

他羡慕闲书、戏出与传说中的英雄好汉，而且在乡间械斗与唱戏的时候，他的行动，在他自己想，也的确有些英雄好汉的劲儿。就以唱戏来说吧，他总被管事的派作台下打手。假若有人在戏场上调戏妇女或故意捣乱，以至叫秩序没法维持下去，管事的便大喝一声“拉出去”，而王二铁与其余的打手，便把闹事的拉出去饱打一顿。这样的尽力维持秩序，当然有一点报酬：管事的把末一天的戏完全交给打手们去调动，打手就必然的专点妇女们绝不敢来看的戏，而尽量地享受一天。可是，打手们的业务与权利并不老是这么轻快可喜。假若被打的人想报复，而结队前来挑战骂阵，即使是在戏已杀台后的许多天，打手们也还得义不容辞



地去迎战；宁可掉了脑袋，也不能屈膝。掉脑袋的事儿虽然不是好玩的，可是为了看末一天的“荣誉”戏，王二铁与他的伙伴们谁也不肯退后示弱；只要有戏他们总是当然的打手。

在王二铁所知道的一批英雄之中，如张飞、李逵、武松、黄天霸等，他最佩服康小八。这有些原因：第一，康小八是在西太后当政的时候，使北京城里城外军民官吏一概闻名丧胆，而且使各州府县都感到兴奋与恐怖的人物。现在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亲眼看见过他的。口头的描写比文字更有力量。王二铁只在舞台上看见过黄天霸与李逵，可是常由人们的口中听到康小八；